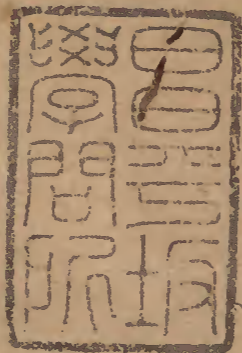


杜詩註解

五八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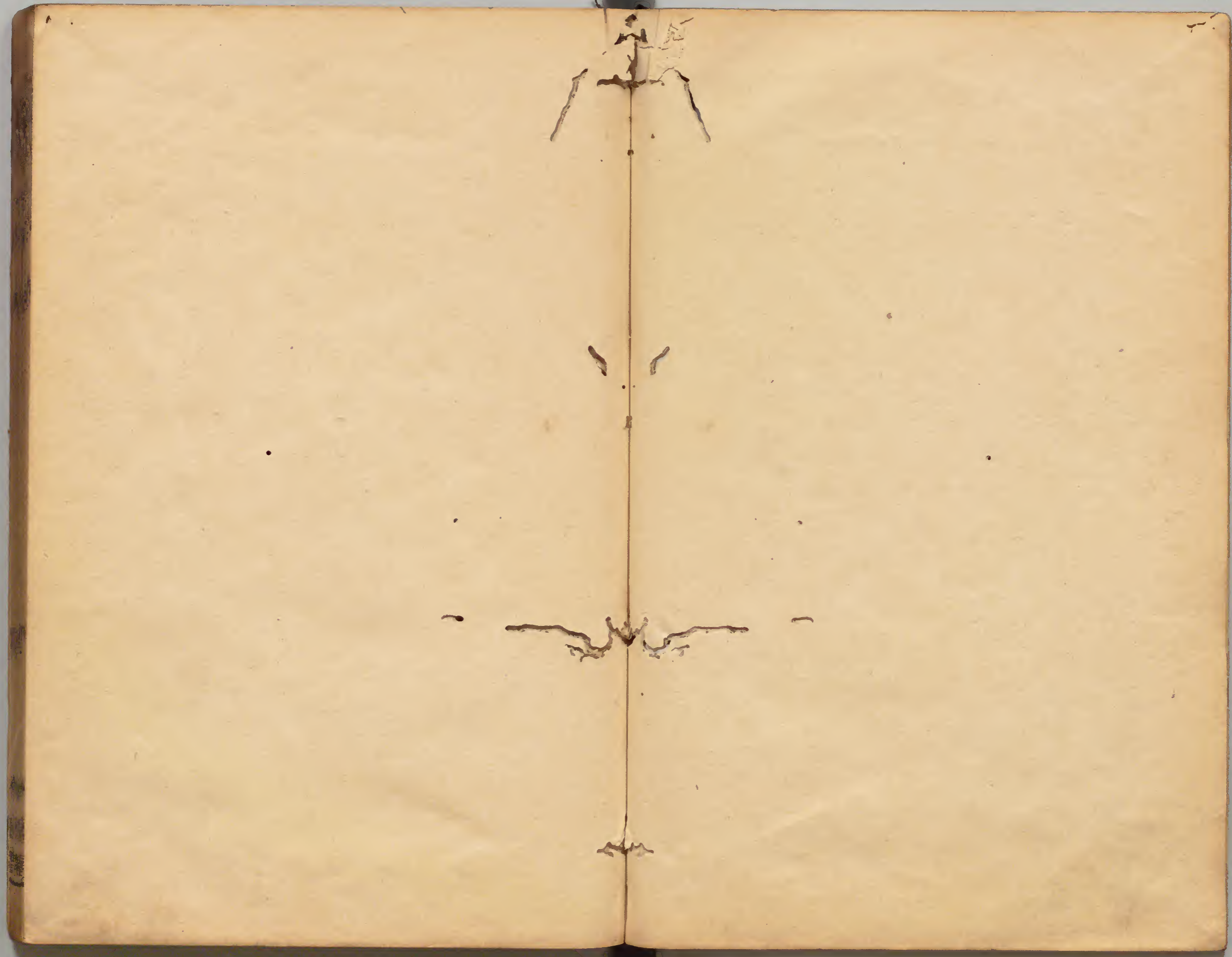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七	一〇	三
八	二	四	二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〇	三
二		一	三
函		八	二
一		六	冊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32	
冊數	18 (14)		
函號	312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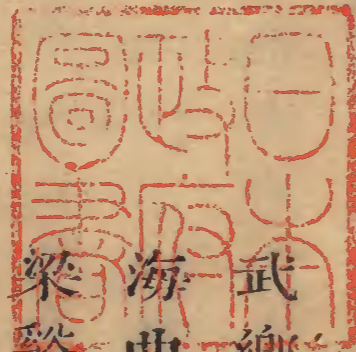
辟疆園杜詩註解

五言律卷之八

禹廟

方輿勝覽禹祠在忠州臨江縣南過岷江二里此詩當是永泰元年在忠渝間作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



武鄉程康莊崑崙甫

海曲丁泰來公甫

梁谿顧宸修遠甫著

評

氣生虛壁

一作嘯

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

巴

起二句極荒墟之感公見荒庭所垂古屋所畫即景
 生情總言廟在空山一片荒涼耳
 前四句言禹廟後四句言禹功石壁必鑿斷而後虛
 虛而後雲氣生江沙必疏通而後走走而後有聲二
 句廟外之景于此立廟必禹功之所在此二句已見
 疏鑿之功舊解亦作荒墟意非是
 王阮亭曰橋袖龍蛇固廟中所有而荒庭古屋可見

空山寂寞之况石斷水流回疏鑿之功而雲氣江聲
 又可見秋風落日之景畢致中曰中二聯非用實事
 偶然合耳公諸葛廟詩亦有蟲蛇穿畫壁之句與古
 屋畫龍蛇何異
 末二句因禹廟而追思禹功曰早知者謂其計已素
 定也乘四載而疏鑿其勢已控三巴今立廟于此覺
 三巴之地皆其疏鑿之功茫茫禹域何地不堪憑吊
 宴忠州使君住宅
 忠州古巴地貞觀八年改臨州為忠州以地邊巴

微意懷忠信為名

出守吾家侄姝方此日歡自須遊阮巷一作舍不是怕湖

灘樂助長歌逸一作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牽強

為看

出守言為守於此地也姝方遇侄此日甚懽

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

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也公以阮咸比使君以阮籍

自比峽程記四百五十灘有清水重峰湖灘漢灘此

言吾今日之留因阮巷不可不遊非因湖灘之故畏

不敢前涉而故羈留也

樂宴席作樂也長歌公之詩興也與旅思相對謂作

樂者適以助長歌之逸興耳酒杯饒故旅思寬也公

詩誰家數去酒杯寬

王戎王導之侄常以如意起舞公侄能歌且舞以娛

公也左氏傳牽率老夫謂牽引也姝方作樂為宴雖

此日已極懽而旅思湖灘未免愁畏相逼亦祇牽引

老夫強為看而已

聞高常侍亡

公自註忠州作按舊書廣德元年適召還為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永泰元年正月適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自適歸朝之後久與公不相見今在蜀而使者傳其亡故公悲之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秘府圖書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

以門下省名金華省蓋出此也王隱晉書蘇龍已死復生其弟問地下事龍言顏淵卜商今為修文郎按唐書載達夫負氣敢言公亦云致君丹檻折則其建白必有可觀然史冊不載蓋未見施行耳故曰虛歷金華省惜其有才不展齋志以沒鬱鬱九原故曰何殊地下郎蓋謂雖生猶死深痛之詞也玩何殊二字明指生前而言若云死為修文則何殊二字無着落矣至于折檻高風無所表見于世而僅以詩名獨步傳雖價重詞壇然生平期許不止于此祇令故舊

傷心耳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永泰元年秋至忠州寓居寺中作
陸游有龍興寺
吊少陵先生寓居詩
扈蹕老臣身萬里
天寒來此
聽江聲寺門聽江聲甚壯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
小市常爭朱孤城早閉門空
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
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蜀都賦經三峽之崢嶸
註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
相對相去百二十丈左右崖甚高
人謂之峽江水過

其中忠州則在三峽之內也
井邑小邑也雲根石也
張協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
者雲之根也忠在三峽之內故邑之所聚惟石為最
多
忠州有五縣戶止六千七百邑小故市小市無多米
質易者恒爭取之早閉門者邑小無事且城孤恒畏
亂也
過客公自謂也過客空淚而無能覓主人之恩可見
公侄為忠州使君待公甚薄

公淹泊於其地。惟深居寺中。可免虎患。忠州多虎。故公以為愁。金剛經有給孤獨園。故以獨園比寺。

旅夜書懷

永泰元年去成都舟下渝忠時作

細草微風岸危橋獨夜舟。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作沙鷗也。舟既泊而夜矣。曰獨夜見同泊舟者無人。次聯寫出獨夜之況。星下垂而四野空濶。月湧水而

大江自流。想見危橋獨夜舟五字。

名實因文章而著。官不為老病而休。故用豈應二字。反言以見意。所云書懷也。二語中公一生懷抱已盡。天地一沙鷗。仍應上獨字。

丁來公曰。獻賦得官。聲名輝赫。似以文章著矣。然流離顛沛。白頭幕府。小吏相輕。所謂文采動人。主者安在。名豈文章著乎。救房瑄而遠謫。辭嚴武而歸隱。公實見時危。政暗不樂仕進。然未敢告人。但云官應老病休。可也。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具此十字。

秦留仙曰文章不足顯身老病無能用世往來江湖
 殊無所謂殆類一沙鷗耳因舟居感懷如此

放船
 黃鶴曰當是永泰元年自忠渝下雲安作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淅淅寒荒
 林無徑入獨鳥恠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起二句收帆卷幔下急水逐回灘似一義然細體之
 初則掛帆而行至于急水則不敢掛帆矣故收帆也
 帆雖收而舟慢猶懸至回灘曲折欲逐之而行併慢

亦卷起恐致遮蔽也二句原有次叙

放船急下須臾而見江市山雲按毛萇傳何彼穠矣
 云穠猶戎戎也古文苑載張衡賦云乃樹靈木靈木
 戎戎註戎戎盛貌蓋野市臨江草木鬱蒼着一暗字
 可曉淄音審禮運云龍以為畜則魚鱉不淄注群隊
 驚散貌廣雅淄溷濁也錢牧齋曰淄魚吹水也二說
 與寒字不粘宜從禮運註謂寒雲聚散不常也二句
 已伏夜色
 荒林無徑是船已到岸也曰獨鳥亦惟見鳥雀之意



曰怪人看愈見此地無泊舟之人鳥見人看反以為怪也二句又伏夜色

江市既不可泊荒林又不可泊於是至城樓底而泊舟焉舟已泊矣而夜色尚未闌也上二聯已寫夜色未言何曾夜色闌闌殘也言如此盤桓而夜色仍未殘也總言到城之早以見放船之速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鄭十八名賁雲安人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地

偏初衣袂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先言衆花之盡獨有菊存以見九日節物九日摘菊

其來已久但摘菊之人頻異耳只一頻字上下數十

年感慨無限與去年明年語迥別携酒者鄭也暫隨

者公也曰暫隨便舍頻異之意

潘岳秋興賦御袂衣說文袂衣無絮衣也正九月

授衣之候曰地偏亦寓流落之感風俗記九日登高

以禳災危雲安皆山擁此更登於山之高危也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黃鶴曰是年八月僕固

懷恩及吐蕃回紇等入寇故曰萬國皆戎馬酣歌酒
 酣而歌不成聲而淚已垂也公撫節未有不悲當
 宴未有不哭嗟乎人頻異也酒暫隨也焉得不淚
 別常徵君

黃鶴曰永泰元年在雲安作

兒扶猶杖策卧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故
 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遂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公自五月離成都南下至戎渝六月至忠旋至雲安
 縣自秋徂冬俱在雲安兒扶猶須倚杖狀衰病之甚

也強有餘也言在雲安卧病一秋有餘也

次聯上三字下二字句法言卧病之餘白髮本少今

更加白若經新洗者然一秋卧病骨癭體瘦初試寒

衣覺甚寬矣不特寬且總長矣二語寫病後之態如

畫

王翰孺曰總字尤妙衣帶日以緩其寬固矣然故衣
 在篋裁時自有長短今不特長者長而短者總長蓋
 因消瘦之極帶圍寬減故無不下垂也寫伶仃老瘦
 之態使人欲哭

故人憂見及。謂徵君及書於公。憂公之病也。公作詩以別徵君。雖別而俱不能。淚所以成相忘。來書細作行。即憂見及之書。感其情之長。書與之俱長也。常之念公至矣。公故作此詩以別之。時公將從雲安到夔州矣。

長江二首

永泰元年雲安作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浪何事即飛翻。

古巴國地。唐為涪州。蜀漢南浦。唐為萬州。屬夔州。瞿唐在夔州東一里。而雲安在州西百三十里。雲安與萬州為鄰。使君一灘占兩境。故此詩為雲安作。寰宇記。瞿唐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奔流電激。舟人為之恐懼。方輿勝覽。瞿唐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首二句言江水會聚經過之處。禹貢。江漢朝宗於海。水猶知朝宗。故任人共為挹取。不敢自私其所有。若盜賊者。敢犯順為不義。爾將舍天子而欲誰尊乎。題咏峽中長江。忽入盜賊句。時郭

英又為城都尹為兵馬崔旰所殺。峽中方亂，討兵四起。故公直呼之為盜賊，言其不稟天子之命，未知朝宗之義也。

寰宇記：灩澦堆在蜀江中心，瞿唐峽口。樂府作淫豫，其歌曰：淫豫大如馬，瞿唐不可下水。經注：益州刺史鮑陋為譙道所圍，城裏無水，乃南開水門，鑿石為函道，直下至江水，有似猿臂相牽，汲引然後得水。隱如馬垂飲猿，總言峽中之險，波浪之出沒無常也。

邵二泉曰：末二句歎波浪飛翻，雖出沒不定，必向東

流而去，何事此身異于波浪而不得歸也。緊收上二句，含歎無限。

按此詩言眾水必有所聚會，亦必由一門而出。故江漢之水以海為歸，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乃盜賊不知天子之尊，狡然橫行，欲何為乎？今觀瞿唐為三峽之門，灩澦之險，實當門際，乃眾流所必經。如馬飲猿，出沒因乎其時，而水必東歸，固有一定之向。何獨我之歸心，偏異于波浪也？公之不得歸，秦數年以來，實為盜賊所阻，借水隱喻以明正盜賊無君之罪，通首

緊要處全在次聯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處萬國奉君心色

借瀟湘濶聲驅灑瀨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一作衣襟

東極臨言水之必東也長江東流浩浩不息會衆水

而歸海猶萬國奉君之心也此更說明上首之意

趙汭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入洞庭與瀟湘相

遠故云色借憑按瀟湘之尾遠接洞庭江色借瀟湘

而濶江聲驅灑瀨而深二語只狀江流之勢

江海不讓衆流以為大雖霧雨之微亦可添溢其流

接上霧雨接江流而上也接上而江漸深過人衣襟

亦為之沒霧雨上助江流亦終以海為歸耳通首總

言衆流歸海以明萬國奉君之意緊要亦全在次聯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閩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

首

瑄以廣德元年歿於閩州權瘞於彼公九月至閩

州有祭房相公文二年春晚復有詩別其墓此詩

作於永泰元年時公在雲安

遠聞房太守一作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

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霑楚水還
 劉須溪曰以其貶漢州刺史稱之曰房太守正是恨
 意五字能言人所難言改為太尉誤矣胡遜叟曰舊
 本太尉有誤作太守者劉須溪以為寓恨意深取之
 稱故相有此體否畢竟太尉為是黃維章曰自當以
 太守為是召拜大司寇贈官太尉俱未實授故置之
 不言必曰官尊始得體則題中先宜書太尉不宜言
 故相矣且遠聞二字從蜀道中言之尤當稱太守也
 兼下有崇班句實指太尉之贈此處先言太尉毋乃

複乎胡意主于駁劉不釋詩體乃爭官體何也王洙
 曰伊洛間有陸渾山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
 言此地當夷後為陸渾之戎所有山因得名舊書瑄
 少好學與東平呂向隱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凡十
 餘歲
 錢牧齋曰瑄建分鎮討賊之議首定興復之功故以
 一德興王許之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
 久兇渠破膽頰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嘆曰我不
 得天下矣非瑄無能畫此計者又瑄為肅宗所惡幾



有伊生嬰戮之禍故比之伊尹亦寓意於玄肅父子
 之間也劉須溪曰豈房玄齡後耶考房玄齡墓在開
 封府襄城縣西北房村愚按瑄分鎮之議確屬迂腐
 至司空表聖詩蓋目擊十六院王子一旦盡于韓建
 劉季述之手故追思瑄策有感于祿山之語而云然
 耳然封建久廢預教無聞一旦分擁兵柄必致自相
 爭奪永王璘事可鑒其不為晉之八王梁之湘東者
 幾希一德興王後定不指此須溪豈玄齡後之疑不
 為無見但無的據耳

蜀志陳壽與荀勗和嶠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
 二十四篇以進王獻之傳謝安薨贈禮有異同之議
 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孝武帝遂加安姝禮
 贈太傅謚曰文靜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
 廷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歿後得褒崇追贈也
 畢致中曰次聯言房以一德事君相業方成之後遂
 遭謫客歿久殯閩州今方得歸葬三聯言其故事難
 泯歿後有太尉之贈久屈抑於生前徒褒崇於歿後
 如公過斛斯莊詩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同一

悲感

廣輿記曰嘉陵江經劍州廣元昭化閬中界其曰閬水巴水渝水漢水皆此江之異名楚水夔巴下之江水也此言房公之喪自閬州發起則由嘉陵江而下經楚水而還還即歸葬也時公方欲出峽下楚故房櫬發於閬州遠聞而涕淚交集他日由嘉陵而楚水公亦必道經夔江猶得撫棺一哭是嘉陵涕仍於楚水雷也他日二字直貫末句當作一句讀更與起句遠聞二字相照應是公詩法離即緊密處即後詩所

調盡哀知有處是也此二句應從公哭房意說泛言房公之櫬由此而歸便收拾不鑿

丹旄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劍

動親一作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

丹旄銘旌也寡婦賦飛旄翩以啓路公聞其丹旄自

閬而發痛斯人之云亡乃忽感風塵之終不息意云

陳濤斜之敗獨咎房公乃數年以來盜賊相尋擾亂

無已時風塵至今終未解也是豈獨房公之罪哉而

房公今已與江漢俱流矣是可歎也江漢不必泥只

上詩注

五言律

左

辛置

逝水長流不可復返意

三聯言房公已死書劍久屬飄零今得隨觀而歸故

國亦見房公清德蓋棺而論始定書劍而外更無長

物也劍匣隨親身而動遺書從故國而歸物在人亡

皆足動公之悲今其觀必由夔江而來我之盡哀尚

有處但恐作客之身亦如房之客歿而長休耳

毛文濤曰前曰孤魂久客問今日為客恐長休念房

客魂遂自悲客歿公之於房真可云歿生交矣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

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地志夔州古巴石城柝以警夜夜盡則除關門欲開

鼓角悲壯以至星河將落皆將曉之景也

常小梗言時有作亂之人動無還謂上元間劍南東

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乾元元年劍南西川

兵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是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

反又殺成都郭英乂也

公時泊舟雲安將居夔州自歎亂離如此垂老而身

犯百蠻不知何所至極也。犯字奇垂老而祇逐孤帆。飄飄而行一無敢犯而獨犯百蠻蓋夔為楚地本屬蠻方孤帆所向將於此投止是身犯之也孤帆之色正從將曉見出。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官燭官府供用之燭將曉不用故回也項籍傳聞軍中皆楚歌時公欲出峽至江陵舟人亦喜南下故皆楚歌沙蒙霧月去波皆將曉之景。

後四語忽發老壯之感忽動歸朝之思蓋公之所惜者身與名也從壯而惜今已晚矣公之所苦者應接也。鹿鹿因人所云老逐眾人行是也。以可惜之身名為無用之應接倘一且而有歸朝之目其時必將簪笏立朝不知筋力如何也筋力不為立朝之用徒應接以衰老豈不置身名於無用之地哉將曉而不成寐不覺回首壯年益自悲衰晚也身雖南下心無日不在朝廷所謂一飯不忘君也與。懷錦水居止二首。

永泰元年在雲安作公詩峽裏雲安縣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

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是年九月僕固懷恩復引吐蕃回紇入寇十月郭子

儀方擊破吐蕃而成成都尹郭英又為兵馬崔旰所殺

討兵四起蜀中大亂公避居雲安故懷成都草堂謂

征西之師方息而風塵戰伐蜀中為多然蜀之父老

謳歌而思天朝則劍閣雖險料旰終難自立所恨者

柴門未能再過耳今巫峽與錦江相通惟觀其水之

遠逗焉得不旦旦而思之

王翰孺曰公去草堂以蜀亂耳然父老之謳歌如此

盜賊安能恃天險以自固太平可望得毋有重過柴

門之日乎豈者意中想望深願而不可必之詞亦如

漢高所云魂魄猶應戀沛也觀下首極言草堂之勝

可見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

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此首全懷草堂首二句即公詩所云萬里橋西一草

堂○百○花○潭○水○即○滄○浪○是○也○次○聯○草○堂○近○景○三○聯○草○堂○遠○景○合○上○六○句○形○勝○已○見○惜○哉○徒○回○首○茫○茫○不○得○再○到○也○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入遙冬熱鴛鴦病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南方地暖雪至半空而消故曰不到地青崖山之高處雪但霑於青崖之上耳脉脉不絕貌青崖向日之處故微微漸薄然脉脉不可聞若去人甚遠也

惟雪少故冬熱冬熱鴛鴦病或是俚語方語豺虎恃峽之深以為窟故驕也

結言當愁之際江水止是朝東而流安得折入北流以之朝乎公欲隨北流而之長安也

題是又雪後四句却不言雪公意原不在雪也見雪

而觀江在南而思北少雪之地雖暖而鴛鴦反病况峽深而豺虎驕不可居也折江水而北之朝庶慰我

懷耳

程寬崙曰此蓋因蜀地之遠朝廷威令所不能及良

和詩言解 卷之八 楚辭 昭明

弱○受○病○強○暴○肆○志○愁○思○之○心○欲○因○江○水○之○去○以○達○于○朝○而○不○可○得○感○南○雪○不○寒○而○作○也○末○非○字○正○應○首○南○

字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深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易

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舍棹宿誰門

冬深而花與葉皆落隨天意者不復見花葉也江水

溪水俱退共見石根而已所云水落石出是也二句

冬深之景

早霞變態多端其影隨類而呈現類字下得奇謂早

霞一出無物不見其影也水至冬必退江溪止見石

根水已退矣然退而各依舊痕見水退必有候以起

下風濤句

楊朱泣岐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楚客屈原也宋玉

憫原無罪託帝命以招其魂二句公自言流離無所

泪也

古詩風濤暮不上幾日到瀟湘時公在雲安舟中江

溪惟見石根水似平矣然未可忽其風濤之險也舍

本詩言解卷之八
三
昭顯

棹謂將舍棹而泊舟也將暮之際風濤亦復可虞故
躊躇宿於誰門公自傷此身飄泊無定如楊朱之波
路無宋玉之招魂雖平流之中正復有風波之警總
託言以見意耳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即梓州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飲於其傍
謂之祖席千家註編于永泰元年作邵二泉謂公
在東川作非也既云送王往東川則公不在東川
明矣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
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

言王往東川詩友甚多必與相合我作此詩以贈不
敢輕為曰怯者因詩友多而怯也公之于詩不驚人
不休豈真怯于贈人直故為謙辭耳
傳宗疑是傳踪謂傳音信也去路不遠音信可常通
則此番別離亦何須重惜耶然曰空然惜正是不忍
別意

梅花交放於近野草色漸向于平池此是冬景即放

上詩正解

五言律

三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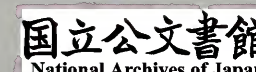
生池之景也。王去而倘憶我，獨卧於江邊。則願早示歸期。此正惜別離處。
子規

大曆元年春，作鮑彪詩譜。柳子厚永州遊山記云：多秭歸之禽，秭歸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史記曆書：秭歸先淖，註：秭音子，歸音規，淖音豪，謂先鳴也。一名鴨鷄，乃知子規作秭歸，不為無本。按酈道元水經注：則縣之名秭歸，以屈原姊得名。鮑說非也。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凄。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一作傍人低

公在雲安，聞子規啼而有感。言雲安當江之樓，其瓦如鳥翼，整齊山木，逢春而合。子規應候而鳴，春風漸細，夜色方凄，客愁聽此，已自生悲。而子規若知人意，故低飛傍人，益使人生悲也。
老病

公詩卧病雲安縣，大曆元年春晚，方自雲安遷夔。



州此詩尚在雲安作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燧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公由雲安而移夔州雲安在夔州西二百里時卧病雲安舟中所云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

是也

藥衰於他日今用之已燧花當春而發猶是去年之叢謂花無年不發也公去年秋方至雲安至今年春不應兩見春花之發舊註謂花經兩放非此聯承上

老病稽留

夜霑沙雨春多逆風皆舟中不堪之况漢官儀尚書

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喻麋墨一枚公言我既為

尚書郎應分雙筆之賜胡乃卧病舟中作此飄蓬之

狀也於無聊中忽憶賜筆公仍有不甘老病意

南楚

雲安在楚之西南故曰南楚大曆元年春作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好離群

此詩正月作也。時雖春，尚是寒候。而南楚地暖，早已
 暄矣。江上之草已青，嶺頭之雲已布。正月非蜂時，而
 蜂見。早春非鳥時，而鳥聞。地氣之暖如此，然我杖藜
 而來，實因避亂之故，非好為離群索居也。
 杜旂曰：杖藜妨躍馬。解者俱未曉細思之。卽邑號朝
 歌，仲尼不入里名勝。毋曾子回車之意也。公孫述躍
 馬稱帝，本是亂賊之徒。我因避亂而來，豈可復居亂
 人之地？則杖藜到此，宜有妨于躍馬矣。避無可避於
 此，暫居焉，豈好為是索居也哉？黃漢臣曰：不言惡聞

叛逆而但曰杖藜妨躍馬，亦託詞也。卽官應老病休
 之意。

移居夔州郭

公以大曆元年春晚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
 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寰宇記：夔州春秋時為夔子國，秦為巴郡地，漢屬益
 州部。漢書地理志云：江關都尉理魚復，有橘官。卽此
 地也。公孫述至魚復，有白龍出井中，因號魚復為白

帝城蜀先主敗於夷陵退屯白帝改為永安郡武德
 二年改夔州天寶元年改雲陽郡乾元元年復為夔
 州公因病移居伏枕二字不得畧過
 因有灞橋折柳贈別故事凡賦別多用柳此言別
 者謂與雲安別也公以春晚移居春色至此已催別
 矣而放船之際江適與我以清流見移居之樂差可
 慰伏枕之懷也知字與字從無情中生出有情
 移居方新農事不能自治但聞人說山光雖好徒見
 鳥情怡悅此聯寫出伏枕之况言病夫既不能料理

農事又不能領畧山光且憑人說併任鳥之自歌自
 舞耳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
 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為警策不知為少陵緒餘
 也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蓋自
 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
 方輿勝覽引杜詩舊注云泂峽皆因開鑿而成故少
 平土惟夔州稍平耳公且就土微平處移居亦因伏
 枕之軀不堪崎側也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

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煙柔櫓輕鷗外舍悽覺汝賢

是日船下夔州郭遂依沙而宿石瀨在江際謝靈運

詩回溪石瀨是也鮑昭玩月詩娟娟似蛾眉方宿船

之際月正娟娟而風忽起船中之燈遂亂而不能定

風急而江鳴夜雨遂如懸瀑而下此宿船後一夜之

景也

夜雨如注晨聞郭外之鐘聲猶含濕而不能振是時

雨雖過而雲猶掩故錦聲如在雲外也此自夜及晨

之景夔州之勝地莫如石堂公贈柳少府詩並坐石

堂下俛視大江奔今在舟中遙望石堂烟雲連接俱

是一片陰濕雖欲到勝地而不能此晨起四望之景

總言雨濕不得上岸也

既不得上岸則移舟而行矣柔櫓方舉但見輕鷗蕩

漾於外此句是寫別况雖不能面別判官而含悽之

情不容自已益覺汝之賢使我缺然於晤對也汝字

指王判官說舊註云船櫓在輕鷗之外忽忽遂行不

得如鷗之遊漾所以含情而覺鷗之勝我以汝賢屬鷗殊謬

宿江邊閣

冥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鶴追飛盡一作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冥色延於山徑是應宿之時高齋即閣水門即江邊首二句已盡宿江邊閣四字薄雲宿於巖際貼上山徑孤月翻於浪中貼上水門此閣上所見之景皆宿時之景也庾信詩白雲巖際

出清月波中上公意本此

鶴鶴之追隨而飛者既盡是鶴鶴亦宿矣豺狼得食相爭而喧是豺狼亦聚居矣總言將暮之景舊註云時蜀有崔旰之亂將士不能征討故以鶴鶴喻軍士謂軍士俱逃竄也豺狼喻盜賊謂盜賊方喧擾也故下云不眠憂戰伐無方正乾坤亦是宿而不眠公之憂思甚切崔旰之亂必宜用兵加討方得乾坤之正乃杜鴻漸反以節制讓旰調停為罷兵之說是失討亂之正也故公以無力為恨恨已無

討逆之權以靖妖氛然則乾坤何時而撥亂反正乎
 宿江邊而不能成寐公之憂殆有不容已者
 秦留仙曰鶴鶴二句恐只是描寫晚景下二語方及
 時事耳然不眠二字亦本宿字來當年安史雖平吐
 蕃時入節鎮抗命戰伐紛紜乾坤未正觸事傷心亦
 不必專指蜀事也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着水城
 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
 葢凄初放松林駐遠情
 滂沱朱檻濕萬方一作慮倚簷楹

題曰雨望乃雨中四望也初見細雨斜飛于閣上霑
 雲幔而濕便覺秋山寒氣來着頃刻夔城為雨氣所
 侵如水城然此望中所見
 雨中從閣上一望覺江中之逕反添因水落而沙而
 自出江流之湍反減則石露而其稜自生此初雨之
 象葢雨不甚不至激湍漲沙也
 又望見秋菊方葢含雨而凄然疎放又望見松林茂
 密因雨而翠色更青足駐遠盼之情中二聯皆西閣
 雨望

滂沱雨大貌。忽然而雨勢滂沱。西閣之朱檻俱濕。不
 似霑雲幔時矣。此時不知萬慮何自而生。惟有倚簷
 楹而已。倚簷楹三字寫出望中痴况。呆况正緣初望
 之時始而望雲。望城。再望。逕再望。湍再望。菊再望。松
 心為物牽。意為雨牽。此時不知萬慮何在。忽然雨勢
 滂沱。來不及持。不覺衆望俱寂。萬慮頓起。閣上之身
 幾不為我有倚楹一刻危甚。竦甚。舊註本是方慮倚
 簷楹。倚傾頽貌。如此滂沱之雨。方慮簷楹頓倚也。併
 存之。

西閣三度期大昌巖明府同宿不到

大昌屬夔州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
 吼霜鐘徹。花催蠟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漫飄飄。
 巖明府必為令於大昌。公期其來西閣也。言既問訊
 於子。許我能來宿矣。今乃三度期約而不來。又疑其
 索故而要我。也。索故是託。故却意。要是雖曰不要
 君之要。二句責之。之詞舊註疑我有所尋索。故反來
 招我。意殊不達。

匣琴雖設虛夜夜而不彈見無知音也王子猷為桓
 温叅軍以手板柱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宋野史
 歐陽公與僚屬讌遊錢思公以寇萊公事風之永叔
 取手板起立對曰萊公禍不在好遊在老不知退耳
 錢為懼然則守令對上官必以手板豈嚴方羈身縣
 令故有此語乎
 山海經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霜降則鐘鳴故曰
 知也金吼即鐘鳴之聲微其響四徹也花燈花也燈
 花催蠟炬而銷是待嚴至鐘鳴之時蠟殘之候猶不

至也題是期嚴同宿故夜深猶期望不絕
 夜期不至又早起而望之但見鳧遊於江檻之下雙
 影飄飄鳧鳥無情猶有同遊同宿之侶見其雙影飄
 颯不覺思嚴益切也舊註謂用王喬雙鳧故事殊無
 謂此不過西閣憑檻所見舉以明已之期嚴不至閣
 中止隻影而已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矣
 學從愚子無家住一作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

夔州地暖故未臘而春意先含柳非時而已發花雖
 冷色亦已頻動矣首二句正見花柳非時而先春意
 舊解說花柳尚未開發則不必言花柳矣
 地偏有瘴亦言其蒸熱故多瘴氣臘近尚未臘也甫
 近而已含春氣候之早如此
 公居西閣欲去而未能離其所以欲離者以此地未
 可教子今既不能離亦任其失學矣從其為愚子而
 已且地偏不可住家今既不能離亦任其無家矣姑
 以住老身而已

結二語若為詰之之詞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抑
 定要留人也定卜讓西居定字是決詞杭州定越州
 與此定字是疑詞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
 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起二語承前結而言此章法也謂西閣亦從人別去
 未曾有留我之意我今則不能離西閣亦以為故亭
 矣下六句言不離西閣之故
 江雲之飄有如素練石壁斷處全是空青曉景則滄

海○先○迎○日○而○出○夜○景○則○銀○河○倒○衆○星○而○懸○此○平○生○目
 中○所○未○見○今○皆○從○西○閣○而○得○之○豈○非○勝○事○乎
 所○以○不○離○西○閣○者○蓋○爲○平○生○耽○賞○勝○事○而○今○所○目○擊
 諸○勝○見○之○而○吁○見○之○而○駭○况○係○始○初○經○見○其○恐○離○乎
 言○方○欲○于○此○耽○賞○諸○勝○決○未○能○離○也○其○實○公○豈○戀○戀
 於○西○閣○哉○不○過○欲○去○而○不○能○故○借○諸○勝○以○爲○留○連○之
 計○題○曰○不○離○者○乃○所○以○深○欲○離○也
 首○篇○言○地○偏○有○瘴○言○失○學○無○家○恨○不○能○卽○離○而○故○問
 西○閣○之○意○不○知○別○否○留○否○仍○是○不○能○離○次○篇○則○言○西

閣○從○人○別○是○西○閣○斷○不○留○人○矣○而○我○則○視○爲○故○亭○且
 江○雲○石○壁○迎○日○列○星○如○此○勝○事○使○我○何○忍○離○是○西○閣
 固○從○人○別○而○人○又○不○肯○別○合○二○首○反○覆○回○互○乃○見○不
 離○西○閣
 張○友○鴻○曰○不○離○西○閣○四○字○有○無○限○踟○躕○顧○盼○在○得○此
 拈○出○方○知○杜○老○妙○于○製○題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門
 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飛○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

城暗而更籌自急此夜宿之景樓高而雨雪若微此
 西閣之景首二句是夜中二聯俱言將曉也
 雨雪微則漸霽矣綃練也初晴而天霽之色其薄如
 綃幕稍通反照上暗字高字既是夜宿又值雨雪故
 暗而不見高而不聞今將曉而霽色可望是與天稍
 通也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天將曉則星
 稀矣遠帶者在西閣高處望見覺落落晨星遠而若
 繫也公詩春星帶草堂毛文濤曰春星帶草堂是星
 帶堂以星在上堂在下也此則閣帶星閣高而星反

似在下為閣之所帶也
 舊註以門鵲為門端刻鵲檣鳥為相風之鳥晉傳玄
 相風賦云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是也愚謂
 此言曉景正是門前之鵲聞鵲聲而知晨光已起且
 見檣上之鳥從宿處而飛亦天曉而鳥飛也公詩檣
 鳥相背發又危檣逐夜鳥俱實指檣上之棲鳥此就
 西閣所聞所見之曉景而言何必以鳩鵲門占風鳥
 故為曲解
 江流甚細亦曉望所見見此江流忽動歸長安之思

公無刻不思歸對元曹長益切歸懷觀下首云看君
 話王室感動幾銷憂不話王室尚動思歸之念况看
 君話王室乎曰有意待人歸言江流未嘗阻我但彼
 雖有意其如我之不能奮飛何哉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江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慢不依樓社
 稷看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冬天山木本稀雲抱之而覺其稠從西閣一望寒空
 之氣從上頭而繞崖上之雪已變石而白矣樓上之

慢已逐風而飛矣皆繞上之寒色也
 社稷堪流涕正指崔野之亂此時杜鴻漸不能征討
 請以節制讓野運籌無策關係蜀之安危公所以聞
 之而流涕也元曹長能以王室為念對公話及此是
 當今尚有憂王室之人公不覺為之感動幾欲頓銷
 憂懷也黃鶴不考以為大曆二年冬作不知二年冬
 公已自東屯歸瀼西不在西閣矣
 西閣夜

大曆元年冬作考公是年春自雲安縣至夔州秋

寓于夔州之西閣終歲居之明年春始自西閣遷居赤甲故凡西閣諸詩皆自秋及冬作也黃鶴及千家註分爲兩時殊謬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前六句俱是夜景恍惚不辨之貌不覺寒山已暮矣逶迤言自遠而近皆白霧所接至夜而色愈昏也山虛無人但聞風聲落于石際西閣甚靜惟見月色從門而侵遙聞擊柝之聲當此夜靜不知誰氏之子

聞其聲惟有憐其人而已當此寒夜無衣無褐者村皆然莫定爲何處之村也此皆夜景之堪悲者盜賊指崔旰之亂時猶未罷兵則蜀之危莫危於此時安得不關百慮也此與萬慮倚簷楹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俱是一意公于崔旰之亂獨注意深憂如此只因嚴武旣歿用杜鴻漸代之朝廷用人之失實關係蜀中安危也曰盜賊爾猶存呼而恨之之詞旣斥之曰盜賊又痛恨之曰爾猶存意在鴻漸不能殺賊使得苟活以猶存然則王室何時安乾坤何由



正耶不眠憂戰伐數詩牽連及之西閣之夜亦仍是此意而已

畢致中曰曰爾猶存者言不知何年而消滅也妙在即呼盜賊而問之覺呼天搶地不如此五字悲憤痛

切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曰江山靜曰危樓是夔州西閣作望北辰者思君之

切也公無日不思長安乃作客萬里竟成長事人生

百年亦復幾何此身徒以客老豈不有愧也哉

蔡夢弼曰故國謂長安也高堂謂杜陵屋廬也愚謂

公無自稱高堂之理汪瑗曰高堂夔州地名公詩有

高堂天下無之句愚謂高堂猶言畫堂朱戶也史記

風雲氣謂其變易不常長安既風雲無定此地又戰

伐生塵總見無可依棲也

胡雛指祿山言蓋自開元天寶之亂纏綿固結至今

不可解實自祿山始故公追恨之言玄宗當承平之

世不能謹苞桑之戒使太平黎庶肝腦塗地然則厲階果誰生耶負恩澤三字痛心之極正為太平人起無限嗟嘆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漢梁冀窓牖皆有綺疏謂樓為綺文也疏窓櫺也西閣甚高中宵不能寐起而獨步其所以不寐而起步者情在末二句中二聯却以步時所見與步時所知

所想言之公詩每有此結構

葛常之云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鍊中間一字愚謂白字虛字正其點眼處虛空明也中宵而起未免欲步而無所見賴飛星過水而有映白之光落月動沙而有空明之氣此步時所以得見也鳥吾知其擇木魚吾想其潛波即物之得所見已之不如物也趙汭曰知與想羨之之詞此步時所感也末二句點出正意吾之起步而不寐者正因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耳曰滿天地見無處不有親朋却

無一人寄書來者。是滿天地皆兵甲也。吾烏能安枕而寐也哉。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多壘滿山谷。桃源無處求。首句點夜字。次句云改更籌。則夜已深也。是應寐之時矣。而公獨不寐。此翻題法。翳翳之月。已沉霧矣。輝輝之星。則近樓矣。言月已落。星漸稀。夜更深矣。而仍不寐。又進一步翻題。

第五句點明題意。第六句又言不寐之故。心弱言心少也。心弱而偏能容愁。弱本不多。何所容之多也。愁多則不寐矣。氣衰少寐。理勢自然。故曰甘心弱容愁。時事使然。故曰恨。壘軍營也。曲禮四郊多壘。今日滿山谷。則深山窮谷。皆為盜賊所據。欲覓桃源而更無處可求也。當此時也。烏能寐。上白帝城。

漢公孫述僭偽。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黃鶴曰。當

是大曆元年初移居夔州作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墻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

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荆州記云巴東郡峽上有一山孤峙甚峭巴東郡據

以為城水經注云白帝山其緣馬嶺接赤甲山其間

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傍瀼谿

即以為隍南臨大江瞰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

斬山為路羊腸數轉然後得上故記云寒山九坂最

為險峻天壁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釋名城上垣謂

之女墻

公登臨之際見江流而思大禹之功因風至而憶襄

王快哉此風之歎老人畏聞悲角人扶始得上城乃

甫上而已報夕陽矣總見城之高也秦留仙曰報夕

陽者蓋恐斜陽既落則城高而難下扶者不易為力

也

公孫躍馬稱帝所恃者險也曰意何長只一何字含

慨刺兩意所謂在德不在險也

白鹽山

卓立群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
 榜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首句言山之高，水經注：白鹽崖高可千餘丈。次句言
 山之大小，荆州記曰：三峽之首，北岸有白鹽峰，峰下有
 黃龍灘，灘水最急，汭所忌，故曰積水邊。三句貼蟠
 根，四句貼卓立。白榜，以白為榜，即懸額是也。三聯總言居民估客聚
 集之盛，以見山之高大。詞人泛指詠詩者言，周顛刻畫無鹽，公因山名白鹽。

遂託以喻意，謂從來作詩者無有咏白鹽之佳句，堪
 傳也。此見白鹽之高且大，難于刻畫，舊以詞人屬公
 未是。

灩澦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如馬戒舟航。天
 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寰宇記：夔州灩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塘峽口，
 所云巨石水中央也。又云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
 漲半沒，所云江寒出水長也。

王洙曰楚俗禱雨必沉牛以荅神貺世說灑灑如象
 瞿唐莫上灑灑如馬瞿唐莫下戒舟航正戒冒險之
 輩公詩所云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是
 也○天意存傾覆正承戒舟航句天意存此石以警戒冒
 險之人神功接混茫承接言其功之大且深也○
 功其功直與混茫相接言其功之大且深也○
 陸咸一曰存傾覆三字使人竦然骨驚人情物理皆
 在其中○有治必有亂有興必有亡非造物之不仁正

欲留為後人鑒戒耳許大史論輕輕拈出
 爰益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治堂邊而坐恐失墜
 也○公睹灑灑堆之險行止之間頗知自戒無奈干戈
 相侵連連解纜不能棲泊一處垂堂之戒徒於行止
 間時時記憶而已身不得自由併戒亦不得自守安
 得如千金之子獲自慎重其身哉黃鶴曰時崔旰之
 亂未息
 瞿唐兩崖

大曆元年秋晚作黃鶴以為二年誤二年秋公在

東屯也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
錢音 獲音 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公長江詩云瞿唐爭一門又瞿唐懷古云劔敵兩崖
 開蓋瞿唐乃三峽之門又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
 如門也
 入天猶石色言崖之高穿水忽雲根言崖之深詩人
 多以雲根為石以雲觸石而生也
 猱一名蛟善援獲大猿也善顧惟崖高故猱獲老於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欹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
 關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百蠻施黔五溪之蠻也首二句見峽口為要衝極控
 帶之廣
 城白帝城也城在山上故時見欹側而城上之粉堞
 相連從峽口可望岸之斷處更見青山亦峽口之景
 也
 開關當天險言峽口為天設之險防隅一水關一齊
 一也王洙曰峽口有關斷以鐵鎖

杜詩注

五言律

三

梓潼園

末二句。睹峽口而有感也。時崔旰方亂。鼓角之聲不絕。不覺感秋氣而衰顏欲動耳。

時清關失險。世亂戢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

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薊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首句言世治不必恃險。次句言世亂險不足恃。昔劉

備公孫述。皆英雄也。其事既去。而其割據之心。荒邈

而不可恃。則險亦何嘗之有。撫今吊古。含情無限。

英雄事業。邈矣難追。今秋氣蕭颯。惟蘆花楓樹。供旅

客之留連。起孤猿之坐嘯。曰晚曰深。皆秋氣之感也。

薊疲貌。公自注。王人栢中丞。頻分月俸。時栢為都督。

即古諸侯也。所貽之金。得稱賜金旅。况蕭條之中。不

能自振。喜得知已之濟。聊以自慰云爾。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

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漢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公自喻垂老也。首句衰

謝之感。次句時景之感。

聽江喧。則長不能睡。見樓高易危。常移時而立。皆垂

老之態也。承首句多難正宜為國效用而此身毫無
 補於時。雖挈妻子居異鄉仍無家也。無着之身自然
 多病病亦奚辭。此悲秋之情承次句。
 王翰孺曰病不辭三字無限凄惻無限酸辛。蓋言人
 至無家則苦趣已極。雖欲不病而不可得耳。語愈緩
 愈迫。

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
 有七哀詩曰甘從直以酒老矣曰未許併不敢言哀
 也。蓋時事可哀無有哀之者。豈獨許我哀乎。哀亦未

許信無容公之地矣。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勲
 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惟日多雨故荆楚蕭蕭而秋。下句承上句夔古荆州
 之域後為楚地楚辭洞庭秋兮木葉下。惟高風下故
 夜寒攬貂裘者提挈在手時時欲以禦夜寒也。亦下
 句承上句四句中不以風對雨夜對秋而參錯頓挫
 各以下承上。又是一法。

庾信詩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曰勲業頻看鏡公
 意猶未忘勲業也頻頻取鏡而看胸中稷契眼底長
 安只看我此際作何面目猶未老否尚可自振否都
 在明鏡中了了看出舊註謂自甘衰謝誤矣曰行藏
 獨倚樓其行其藏倚樓之際獨自躊躇藏既不甘行
 又難必無限心事他人不能知故獨自徘徊倚樓而
 不能自已昔人謂此聯為杜集第一警句正以其舍
 情無限使人可思可味也若如舊註僅作流落他鄉
 之感有何意義觀末聯自見

時危故獨思報主若時不危亦何賴于我公自負甚
 大衰謝不能休從壯年懷想到今雖年已衰謝仍不
 能休也此正必欲報主處二句承上聯而明言之
 細觀此詩前四句是感於夜者看鏡倚樓則曉所感
 也自夜復朝無刻不思報主亦無刻自甘衰謝卧不
 能安則攬裘而起立不能定乃倚樓而斜蕭蕭風雨
 豈徒作兒女子之悲也耶趙汭註乃謂後四句承前
 四句看鏡倚樓恐非永夜之事
 爾曰多風曰高夜曰永不必多而多不必高而高不

林語詩解

卷之八

吳

居

必○永○而○永○也○看○曰○頻○倚○曰○獨○時○曰○危○欲○不○頻○而○自○頻○
欲○不○獨○而○自○獨○欲○不○危○而○自○危○也○數○字○中○逼○出○報○主
無○已○之○思○衰○謝○難○休○之○景○通○首○只○如○一○句○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雷巾玉

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滅燭翠眉頻

沈約咏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庾肩吾望月

詩樓上徘徊月窓中愁思人此云江月光於水高樓

思殺人正是咏月用沈爽意也黃鶴指高樓二字為

西閣可云固矣

次聯長字一字是眼謂天邊作客亦已長矣獨當老

景未免一雷巾耳

玉露與月相映并露與月為一團月影既清露映之

更清五字寫景人所未到銀河掩月之半輪即所見

而賦之然亦暫掩耳所云江月光於水者豈銀河所

能掩耶本是咏既圓之月非半輪之月

錦字即用竇滔妻蘇氏織錦迴文事想此時挑錦者

無玩月之情已滅燭頻眉而睡矣正所謂高樓思殺

上詩至

五言律

三

辛置園

人也○因誰家挑錦寓他鄉○流落之悲○含情無限○
 畢致中曰○明是思家之况○然不言已之思家而言家○
 之思客○又不着自已○却下誰家二字○覺此時無客無○
 家○無一家○不思客○竟不知是何家也○婁澹欲絕○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山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
 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
 當樓滿形容圓字○月光與水色相蕩○夜扉為之動○言
 月無處不照徹也○

委波句承動夜扉○照席句承當樓滿○本是金波綺席○
 拆開顛倒用之○逾依越進也○言月進與綺席相依也○
 未缺言月之正圓○空山皆月○其色自靜○列星皆稀○月
 光之滿可知○故鄉松桂○雖隔萬里○必同此清輝○所云
 千里共明月也○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原開鏡○風簾自上鉤○兔
 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嫦娥寡○天寒奈九秋○
 首聯下句承上句○四更而月始吐○則月之殘可知○殘

夜貼四更水明樓貼山吐月水即月也言月如水之
明因上句已出月字故借水以言月且可對山字耳

東坡稱此為絕唱

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鈎公用其語也

鏡從塵匣而開先暗後明所云四更山吐月也月止

一鈎却在風簾之外所云燧夜水明樓也原仍也元

開鏡月至此而原開人所不能待也自上鈎月至此

而自上更不能為人留也原與自是公用字之妙仍

寓感慨黃漢臣曰此二句如此解方有味不然只比

喻體耳

時月已四更矣而鶴髮老翁猶然有待月之意故鬼

亦應疑疑字全從白髮生來夜燧則寒氣來逼故蟾

亦畏寒若戀戀我之貂裘謂蟾不能舍公也戀字全

從貂裘生來此公自形容愛月之况月猶疑我而戀

我我其如月何哉

未聯興已客居不奈秋之意言我為嫦娥而斟酌之

當此秋寒而獨寡居如之奈何雖戲謔語正含無可

奈何之情斟酌之中大有四顧躊躇依依殘景而不

忍决絕意

秦留仙曰斟酌字耐字何等蘊藉分明有幽閑貞靜

之思視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相去萬

里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舍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

鶻無聲過饑鳥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郭璞江賦視雲稜于清旭萬嶺舍言霜空木落山嶺

皆舍旭日也首二句以霜日言朝景

野人田野之人乘朝而獨往自營其野業也舊註云

公自謂殊謬既云時獨往下不應言病身終不動矣

雲木相參在曉更見景色此聯以野人雲木言朝景

俊鶻擊物妙于無聲饑鳥貪食天曉即下此聯以禽

鳥言朝景

合上六句宮嶺皆舍朝色野人則有朝業雲木偏呈

朝景以至禽鳥各乘朝而謀食乃我之病身終不以

朝而動一任其搖落無成甘自廢棄于江潭之間而

已庾信枯樹賦昔年楊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

江潭公意正如此

浦帆音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

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恠昨夜有奔雷

浦帆浦邊帆也韓退之寄李大夫詩云不枉故人書

無因帆江水帆字朱文公定作去聲音泛引杜此句

為評公朝起而見江中之舟及晨已發郊間之扉因

冷未開時當冬日木落而村疎黃葉已盡墜矣白鷗

性耐寒當此冬天野靜鷗鳥群集皆朝景也

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礎音月而未全濕既疑其

晴雲雖晴而却半迴又疑其雨二句見朝景陰晴之

不定

冬字奔字是春秋書法雷不足怪奔雷為可怪奔雷

不足怪冬夜奔雷為可怪因今朝而追昨夜公蓋有

警于奔雷故此朝之起獨早乎若無冬字併郊扉冷

未開冷字亦無着落

晚

杖藜尋巷晚炙背近墻暄人見幽居僻吾知養拙尊朝
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上詩五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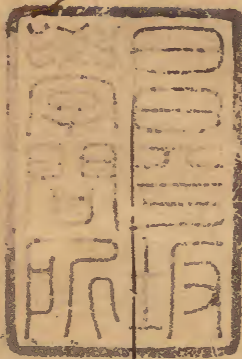
五言律

五

辛

公杖藜晚歸尋巷而入曰尋巷便知晚色莫辨故須
 尋也日雖落而暄意猶可炙則急近墻而炙背焉此
 因晚寒故欲近暄也
 人以爲幽居我以為養拙僻者人棄我之詞尊者我
 自位置之詞
 府主夔府之守也欲知朝廷之事則問府主欲知耕
 稼之事則學村農總于我無與也如此方見幽居養
 拙自是僻中之尊舊解謂公不忘君又願學稼甚腐
 鳥已定棲晚可知已亦字與歸翼相喚鳥既歸吾亦

可對寒燈而閉門矣末句點出寒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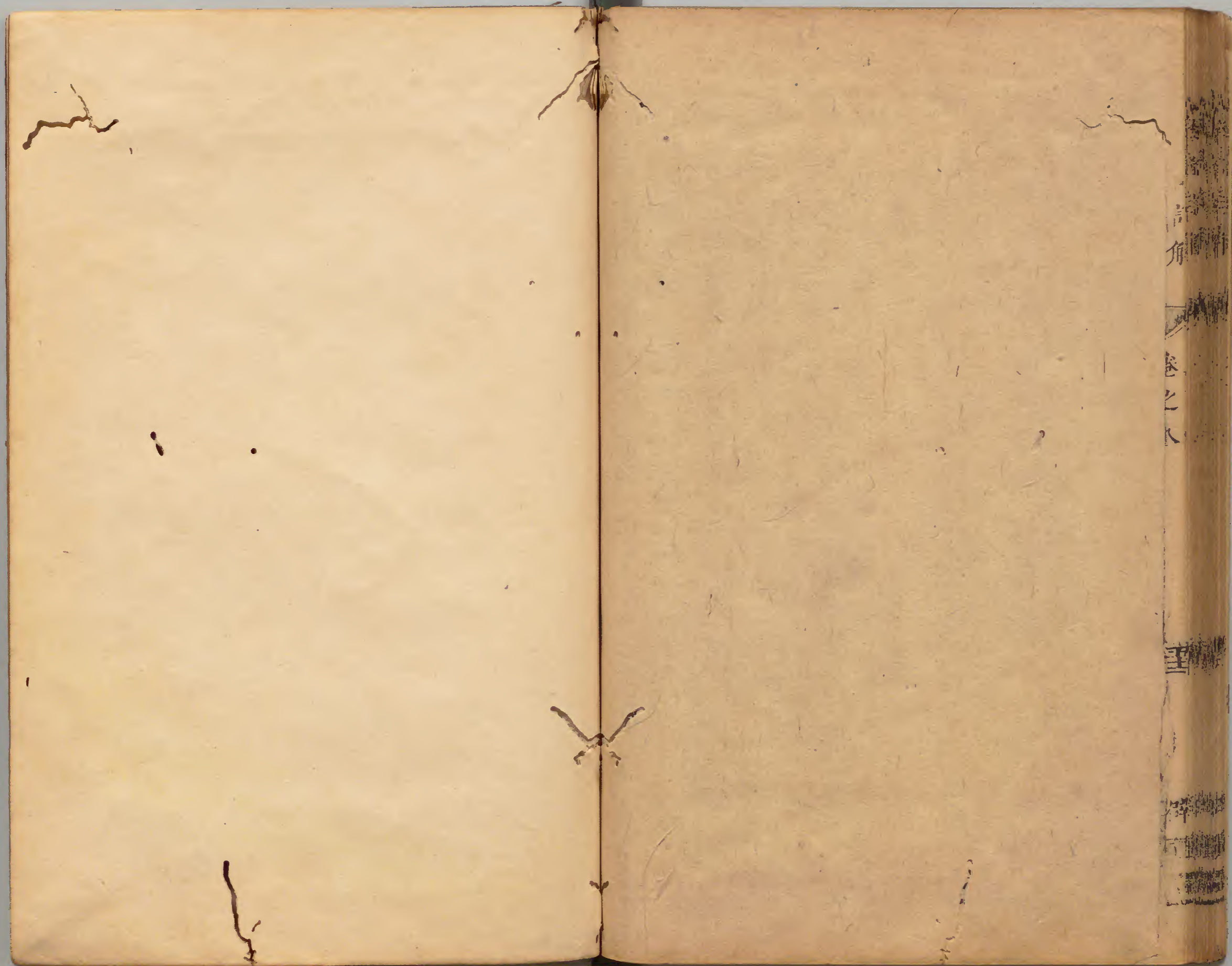
詩言解卷之八終

五言律

五言律

三

居



言
角
卷之八
望
卒



